



摔跤赛场再添两金

自由式摔跤项目收官,茂名斩获5金13银7铜创佳绩



▲摔跤对决。
见习记者麦田田 摄



▲全力搏斗。

►比赛现场。



茂名晚报讯 记者卢莹洁 8月3日,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自由式摔跤比赛迎来收官之战,经过为期多日的全力拼搏,东道主茂名摔跤小将表现出彩,自由式摔跤项目最终交出5金13银7铜的亮眼成绩单,为本项赛事画上圆满句号。组委会副主任、市委常委、副市长王小慧来到现场观赛,并为获奖运动员颁奖。

本届自由式摔跤赛事自7月26日开赛,历经多轮高强度对决,全省各地摔跤好手齐聚好心之城同台竞技。收官当日丙组各级别决赛轮番上演,茂名两名小将一路过关斩将,双双站上最高领奖台。来自茂南区的田宇菲雪斩获自由式丙组女子48公斤级金牌,信宜怀乡少年赖昶铭拿下自由式丙组男子62公斤级冠军,两枚金牌为茂名队收官之战再添重磅荣誉。

初次登上省运会赛场的13岁小将田宇菲雪赛后难掩喜悦,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省运会,能拿到金牌我非常自豪。”提到想感谢的人,她告诉记者,身边不少声音反对自己练习摔跤,一直是父亲默默支持着她。备战本届省运会一年半期间,训练中时有心态崩溃的时刻,谢芬教练都在旁耐心开导,鼓励自己咬牙坚持。

由于是首次省运会之旅,当田宇菲雪踏上决赛赛场那一刻并没有想着输赢,“我心里没想着拿冠军,只专注完成抱腿、滚桥等这些技术动作,能尽自己全力做到最好就很满意了。”

同样,历经伤病考验的赖昶铭夺冠后激动不已,赛前训练意外崴脚,漫长康复期从未中断训练。教练罗银全程陪伴备战一年有余,当裁判举起他的手宣告夺冠的瞬间,赖昶铭第一时间奔向教练,罗银教练紧紧拥抱着爱徒,又将他轻轻摔到摔跤垫上,全场响起掌声,这是师徒二人专属的庆祝方式。

颁奖仪式结束后,罗银教练和教练组围着茂名队运动员们欢呼喝彩,体育馆内洋溢着喜悦的气氛。罗银教练手臂上、脖子上挂满了全队5日收获的奖牌,沉甸甸的奖牌闪着耀眼的光泽,他昂首望着不远处正在欢呼雀跃的孩子们,眼里满是骄傲与欣慰。“在赛场拼尽全力、咬牙坚持,最终成绩远超赛前预期,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没有白费,我打心底里为这群少年骄傲。”罗教练告诉记者。

除两位金牌选手外,茂名多名小将同步登上领奖台:自由式丙组男子62公斤级梁振宇、女子50公斤级陆彩霞斩获银牌;刘伟锋、余诗琴分获各级别铜牌,多点开花展现茂名摔跤扎实青训底子。

在此前赛程中,李朝峰、梁诗茵、覃弘艳已为茂名夺得三枚金牌,加上本次收官日两枚丙组金牌,茂名代表队在省运会自由式摔跤中累计斩获5枚金牌。

连日来,主场作战的茂名摔跤健儿不惧全省各路强敌,在胶垫辗转腾挪、攻守交锋,用过硬技术与坚韧意志不断突破自我。从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打磨,到赛场之上迎难而上的对抗,小将们充分展现好心少年奋勇争先、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。

随着昨日全部决赛、颁奖环节结束,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自由式摔跤赛事正式落下帷幕。本次赛事茂名摔跤代表队总计拿下5金13银7铜,这份沉甸甸的荣誉,凝聚着全体运动员、教练员长年累月的汗水付出,也彰显我市青少年重竞技项目扎实的后备人才培养成果。



零分与热爱

劳小颖

省运会女排比赛在化州一中开打,我约了当年师范隔壁班的老乡一起去看。刚落座她就捅我胳膊:“哎,想起咱们那时候没?”没来得及接话,场上哨声响了。

茂名队对惠州队。一个小个子二传手组织进攻,队友高高跃起扣下去,球砸在界内,全场喊成一片。我跟着拍手,扭头跟她说:“像不像咱们当年?”

师范三年,我俩不在一个班,但都来自化州,又都进了各自班上的女排。水泥地上画条线就是球场,接一个大力扣杀,小臂红一片,第二天青一块紫一块,照样去练。她说:“记得那次班级比赛不?连输两局,你们队长把大家叫起来,说输人不丢人,不敢打才丢人。后来真连扳三局赢了。”那场我们班赢了。比分早忘了,但终场哨一响,所有人抱一起又哭又笑,三十多年了,坐在这馆里一想起来,胸口还热乎。

“还记得我中考体育那事不?”我问她。

她笑得拍大腿:“凉鞋追钉鞋那个?你坐地上

哭,拉都拉不起来!”

中考体育考100米,我旁边站一校队体育生,穿钉鞋,我穿塑料凉鞋。发令枪一响,他嗖就出去了,我跟着跑,三十米的地方脚底一滑,摔在煤渣道上,膝盖蹭掉一块皮,血珠子往外渗。我坐地上没动——不是疼得受不了,是太丢人了。看台上有人笑,我脸上火辣辣,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监考老师过来喊我,我摇头,又点头,他把我扶起来,走到终点。那项零分。仰卧起坐也差不多,又是个零蛋。立定跳远,我干脆放弃了。

她不笑了,认真跟我说:“可你后来不是跟我们一起打排球了吗?训练从没迟到过。”

是啊,文化课好,上了师范,稀里糊涂进了女排班队。再往前,小学只有两张水泥乒乓球台,下课铃一响就往外冲,谁跑得快谁占台子。一块木板,一个几分钱的乒乓球,打到天黑也不回家。

“你现在还打不打?”她问。

“前年学校搞‘浩博杯’,我报了排球。”

她眼睛一亮:“打了?”

“打了。”我笑,“级长跑来问了我三遍,‘你多少年没摸过球了?’上场手是僵的,球多数接飞,发球倒是过网了,软塌塌的。”

她拍我一巴掌:“能站上去就行。”

上半场打完,茂名队领先。一个小姑娘从看台底下过,膝盖缠着绷带,一瘸一拐的,还跟队友笑着拍手。她看了跟我说:“跟你当年摔那下一样。”

“人家带伤还能扣球,我摔了就哭。”

“零分是零分,可你没走。前年那比赛也是,三十多年没摸球照样站上了。”

下半场哨响,那小个子二传又上去了,膝盖绷带明晃晃的。起跳,传球,倒地救球,跟没事人一样。掌声一阵接一阵。我也跟着拍手,给她,也给我自己。

散场她问我:“还来不?”

我说:“来。”

体育分数是零,可那点喜欢不是零。三十多年前坐跑道上哭,三十多年后坐看台上笑。